

by Zhao Yue

赵跃

著

No.10
Blade

十号手术刀

如果这些白衣侠士是拯救生命的天使，
那么，手术刀就是神奇的魔杖，
缔造奇迹，
也拯救灵魂。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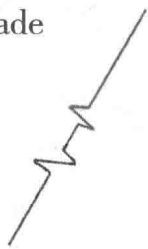
当你用手指拨动我心底的琴弦，你给我的是美丽的爱恋。当你如细沙从我的指间流去，留下的是我爱你的悲思。

十号手术刀

by Zhao Yue

赵跃——著

No.10
Blade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号手术刀 / 赵跃著.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090-1395-3

I. ①十…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08214号

书 名: 十号手术刀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4号 (100860)

网 址: [http: //www.worldpress.org.cn](http://www.worldpress.org.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56

发行电话: (010) 83908409

(010) 83908455

(010) 83908377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8

字 数: 484千字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090-1395-3

定 价: 5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第一卷 女医生偶遇爱情

第二卷 为爱人抉择生死

第三卷 手术后沦为被告

第四卷 死者背后有隐情

第五卷 记者们纠缠不休

第六卷 医生家属的愤怒

第七卷 女医生忍辱负重

第八卷 男医生难隐真情

第九卷 在世间颠沛流离

第十卷 前途被闺蜜狙击

第十一卷 真相刺伤每个人

第十二卷 医生逃不脱生死

001

053

089

121

153

189

223

255

283

315

349

383

◎ 第一卷 女医生偶遇爱情

01

世间，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说清楚。

就如，爱情。

所以美丽，只因忧伤！

在医科大上学时，沈信惠不仅是学霸，也是男生口中盛传的“橡胶垫儿”。因为她“绝缘”，对爱情绝缘，二十岁的姑娘依然情窦未开。不过，让沈信惠一举成名的不是“学霸”，也不是“橡胶垫儿”，而是她从女生宿舍二号楼楼顶的纵身一跃。

那是个夏末黄昏，一场大雨奇袭之后，沈信惠湿透的T恤衫变成了全透明的紧身衣。凹凸有致的身体在路人的目光中一览无余，让她自己感觉如同裸奔。

经过男生宿舍楼下，沈信惠的两只胳膊紧紧护着前胸。换成其他日子，早有不怀好意的小青年从窗口向她打口哨。可今天，整栋男生宿舍如死一般寂静，没有一点生者的气息。

绕过男生宿舍，沈信惠吓了一跳，密密麻麻一大群男生拦在她面前，估计全校男生都在这儿聚齐了。情急之下，沈信惠捏住鼻子，冲进男人堆儿里。几次，沈信惠胸前娇柔的部分碰触到男人身体，她感觉恶心。终于挤出人群，沈信惠疯似的钻进女生宿舍，一口气冲到了楼顶。

“子宜，别冲动！”

此刻，沈信惠的同寝闺蜜程子宜正披头散发地站在楼顶边缘。

“张海斌和我分手了！”程子宜撕心裂肺地喊道。

“你不是说，女医生的幸福是拉斯克医学奖和十号手术刀嘛！”

“我不管！”

“男人没了，手术刀还在。”

“我爱张海斌！我爱他！”

“子宜，除了爱情，还有友谊！我也爱你！”沈信惠挥泪如雨。

望着沈信惠，程子宜跳楼的脚步开始渐渐松动。就在她回心转意的一瞬间，不知楼下哪个混蛋突然大吼一声，“张海斌，你前女友要跳楼，还不来看看！”

“混蛋，你们都是混蛋！”骂完，程子宜一头扎向楼底。

沈信惠不顾一切地揪住程子宜的裙带，可她的身体却不由自主地跟着闺蜜一起冲向地面。

沈信惠没想到，从九楼到地面的垂直速度竟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她脑子里刚出现两个字“完了”，身体就着了地，竟然感觉不到半点疼痛。

沈信惠缓缓睁开双眼，眼前一团白光。白光渐渐散去，程子宜的面孔在沈信惠目光中变得清新。

“子宜，我们在天堂，还是地狱？”

程子宜笑着哭了，“我们在医院。”

“我们还活着？”

“活着！活着！我们还活着。”

多亏消防员铺好的充气垫，程子宜只是一点皮外伤，而沈信惠的指骨、腕骨和尺骨出现粉碎性骨折，差点断送了她做一名外科医生的梦想。

毕业那年，沈信惠去了再希医院，一家私人股份制医疗机构，成了一名心脏外科医生。程子宜则选了一所公立医院，作为自己的事业起点。

五年后。

沈信惠带着自信和骄傲站在手术台前。如今，她已经是再希医院心脏外科的主任医师。今天，她要救治的是一名即将成为父亲的患者，而此时此刻患者的妻子正在产房等待着新生命的诞生，等待丈夫平安的消息。

沈信惠从护士手中接过10号手术刀，沿中线切开患者胸骨，经右心耳插入双层

式引流管，建立体外循环。患者体温降至28度，沈信惠将升主动脉阻断，经冠状动脉开口灌注心脏停搏液……

手术接近尾声，一切进行顺利。沈信惠正要为患者关胸，突然手术室里响起焦灼的警报声。

“患者收缩压降至40，出现严重心源性休克。”助理医生急声说道。

沈信惠清楚，患者随时都有心脏停搏的危险。她立刻指示助理医生为患者注射纳洛酮和多巴胺。沈信惠的话音刚落，心脏监测仪也跟着响了起来。

助理医生：“心室扑动！患者出现心室扑动！”

沈信惠：“立即推注利多卡因。”

助理医生：“药物复律无效！”

“准备体内电击复律！”很快，有护士递过电极板，沈信惠喊道，“充电10焦耳，准备，电击。”

“电击无效！”

“充电15焦耳，准备，电击。”

“电击无效！”

……

医生休息室，沈信惠恍惚地坐在沙发上。门开了，有人走了进来，一屁股坐在沈信惠的身边。

“手术室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我这老腿早晚得静脉曲张。”说话的正是沈信惠的大学同学、现任同事、再希医院心脏外科专家金佳楠。

对金佳楠的唠叨，沈信惠毫无反应。

金佳楠转过脸，瞧着满脸忧郁的沈信惠，“怎么，患者没抢救过来？”

“抢救过来了。”

“那你摆什么失落的表情？”

沈信惠说：“患者的爱人患有凝血功能障碍，产后大出血，人没留住。”

金佳楠的目光立刻变得紧张，“孩子呢？”

“孩子健康。”

“一辈子没见过妈妈，真够可怜的！”

金佳楠的这句话立刻让沈信惠的目光更加悲伤。金佳楠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

话，赶紧弥补，“对不起，信惠！我不是说你。”

沈信惠苦笑一笑，“我知道你不是说我。”

就在这时，姜美娟出现在医生休息室，“沈医生，冠状动脉旁路移植已经准备好了。”

沈信惠站起身，“还有手术，我先走了。”

金佳楠带着同情的目光，目送沈信惠离开了医生休息室。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患者的冠状动脉血液循环被顺利重建，恢复正常。为患者关胸之后，沈信惠离开了手术室。

刚出手术室，程子宜闪电般冲到沈信惠面前，死死地将她搂在怀里，勒得沈信惠喘不过气来。沈信惠也莫名其妙，程子宜的出现完全是场突然袭击。

“我……我被……”程子宜的声音不停地颤抖。

程子宜是个掉进爱情就不顾死活的人。大学时，和男友分手，差一点罔顾了生命。如果历史车轮倒转……想到这儿，沈信惠浑身上下全凉了。

“又……又失恋了？”她胆战心惊地问道。

程子宜眼泪劈了啪啦地往下掉，“我……我被……”

“你被怎么了？说啊！”

“我被……我被录取了！斯坦福医学院，全额奖学金！”

接下来，走廊上传来两个女医生的惊叫声，两人紧紧搂在一起，这场面吸引了不少经过者的目光。

惊叫落幕，程子宜出手阔绰，给沈信惠发了个红包。打开红包，沈信惠立刻惊呆，里面竟然是程子宜的结婚请帖。

“子宜，你什么时候有的男朋友？”

程子宜得意地一笑，“半个月前。”

沈信惠顿时哑然。

程子宜的婚礼很隆重。新郎姓陈，比程子宜年龄大得多，是个导演。人长得嘛，挺粗犷，男人味儿十足，大伙儿都叫他“老陈”。沈信惠倒是觉得叫“陈叔”更合适！

没过几天，程子宜便带着结婚钻戒和入学通知书登上了飞往美国的班机。生活和往常一样，日复一日地走过。程子宜经常给沈信惠发发微信，总是夸奖美利坚合

众国的种种优越性，整个人跟脱胎换骨了似的。

半年后的一天深夜，急促的手机铃声将熟睡的沈信惠惊醒。她从床头柜上摸起手机，里面传来程子宜颤抖的叫喊声。

“信惠，立刻去我家！”

沈信惠睡眼惺忪，“子宜，别开玩笑，我明天早上还有手术！”

“信惠，你不去，我就跳楼！”程子宜歇斯底里地叫喊道，“我真的跳！”

程子宜干得出这种事儿！沈信惠只好敷衍地说道：“我去，我去！不过，得有个理由吧！”

“抓奸！”

“抓奸？抓什么奸？”

“老陈的摄制组招了个漂亮的女助理，和老陈搞上了。”

沈信惠猛地从床上跳起来，“子宜，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你报仇去。”

平时，沈信惠是个秉节持重的外科医生。可遇到道德败坏的渣男，受害人还是自己的闺蜜，怒上心头的沈信惠一路发誓，要为闺蜜程子宜讨回个公道。

站到老陈家门口，疾恶如仇的沈信惠突然又犹豫了。毕竟自己是女的，大半夜敲一个男人家的门，怎么想都是件让人尴尬的事情。为了惩奸除恶，为了给闺蜜报仇，沈信惠一狠心，砸门！没砸两下，门就开了，老陈一脸惊诧地站在沈信惠面前。

沈信惠努力地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有气势：“我叫沈信惠，程子宜的好友，我们在婚礼上见过。”

老陈不露声色道：“沈医生，子宜不在家。深更半夜，您到我这儿来……”

老陈的话让沈信惠一脸的难为情，“我……我……子宜让我来……让我来……检查检查！”

老陈似乎明白了沈信惠的来意，非常客气地将她请进房间。抓奸的事儿，沈信惠平生第一次干。进门的一刹那，她就听到自己心脏在怦怦乱跳。

老陈随手要关门，沈信惠厉声断喝，“别关！”

老陈一愣。

“我和你不熟。门……门开着，你别关！”

虽说老陈是闺蜜程子宜的老公，可沈信惠一点都不了解面前这个男人。谁知道

他是好人，还是色狼，门开着让沈信惠心里踏实些。

老陈装作一脸疑惑，“门这么开着，沈医生您就不怕有人溜出去？今晚，您可就白跑一趟了。”

沈信惠瞪了老陈一眼，“让你别关，你就别关！”

老陈微微一笑：“行，那我听您的。您准备从哪儿查起？”

沈信惠迟疑了片刻，“客厅，先从客厅开始！”

“那沈医生您随意吧！”

沈信惠将客厅搜了个遍，阳台厕所也没放过，一无所获。她转过身，老陈正站在原地，看着她。

“现在查卧室。”沈信惠严肃地说道。

老陈“扑哧”一笑，“这顺序，沈医生够专业啊！看来，这工作不是第一次干！”

沈信惠狠狠瞥了老陈一眼。

老陈并不介意，微笑说道：“我带您去卧室。”

老陈刚迈出一只脚，立刻遭到沈信惠的警告：“你别动，就站在这儿，不准动！”

老陈停下脚步，微笑着用手指着卧室的方向，“那您自己去，我给您看着门，以免有人趁机跑了。”

沈信惠又狠狠瞪了老陈一眼，转身去了卧室。

沈信惠将衣橱一一查看。就在她跪在地上，撅着屁股检查床下时，老陈突然出现在卧室门口，“沈医生！”

沈信惠吓了一跳，猛地站起身，“你……你想干什么？”

老陈一笑：“程子宜同志的电话。”

来到客厅，老陈将茶几上的电话递给沈信惠。沈信惠示意老陈站远一点。老陈笑着向后退了两步。

沈信惠握着电话，“子宜！”

程子宜焦急地问道：“信惠，老陈有没有藏女人？”

沈信惠压低声音：“没有！”

“厕所、床底下，你都看了？对了，我家阳台上有个空着的橱柜，你去看一眼。”

“冰箱和鞋柜我都检查过了，没有。”

边说，沈信惠边偷眼瞧着不远处的老陈。老陈正在点燃一支香烟，发现沈信惠正在偷窥，他微微一笑。沈信惠赶紧避开老陈的目光，紧张得心脏乱跳。

听完沈信惠的汇报，程子宜算是心满意足，“行，今晚就到这儿！”

沈信惠挂上电话，涨红着脸，“不好意思，我……我走了。”

从这天起，程子宜隔三岔五打来电话，让沈信惠去老陈那儿查房，可始终一无所获。

医生休息室里，传出金佳楠的笑声。

金佳楠看着坐在身边的沈信惠，“你还真去查房啊？”

沈信惠一脸无奈，“我要是不查，程子宜同学就以死相逼。”

“这我能想象得出来，这事儿程同学能干得出来。”

沈信惠叹了口气，“查房不算完，明天情人节，程子宜同志竟然让我和她老公一起吃饭。吃饭的地方，她都在网上给订好了。程子宜同志说，决不能让那个助理小狐狸精和老陈有勾搭成奸的机会。特别在这种为小三儿准备的节日里，做正房的更要加紧对老公的管理。”

金佳楠失笑道：“程同学想得够周全的啊！不过，她就不怕闺蜜把自己的老公给偷了？”

“想死啊你！”

金佳楠嬉笑，“开玩笑，开玩笑！查房这事儿，程同学不找我，找你，那是有原因的。这种事情，我们都信得过你！”

沈信惠一皱眉，“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找你，找我？”

金佳楠满脸堆笑，“上学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对男性不感兴趣，性取向和别的女生不一样。”

“看来，你真想死了你！”沈信惠举拳就打。

这时，两名男医生走进休息室，沈信惠只好收起拳头，金佳楠也收起脸上的嬉笑。

和闺蜜的老公一起过情人节，沈信惠真是难堪极了。

老陈却很平静，“随便点，什么没吃过点什么。别看价钱，我能在剧组报销。”

既然是这样，沈信惠也就不客气了，这些日子差点没让程子宜给折腾瘫了。程子宜欠她的债，就让老陈来还。想到这些，沈信惠理直气壮地点了一大堆。

边把美食往嘴里送，沈信惠边问老陈，“老陈，有件事儿我特别好奇，想问你。你要拍着良心回答！”

老陈笑了，“想问我把小三儿藏哪儿了是吗？”

“出轨是天性，忠诚是选择。老婆常年不在家，你们男人有几个能把持得住的！再说，你还是个导演。”沈信惠理直气壮地说道。

老陈一笑，“我告诉你，没有小三儿，沈医生你信吗？”

沈信惠一脸的不屑，“你们男人一个都不能相信。”

老陈“扑哧”笑了，“怪不得程子宜同志把监督我的任务交给沈医生，看来她说得没错。”

“她说我什么了？”

“她说你不喜欢男人，所以我和你在一起很安全！”

沈信惠咬牙切齿，“这个程子宜！等她回来，我一定找她算账。”

老陈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沈信惠则是一脸的严肃。

老陈赶紧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吃过晚餐，老陈说要去看电影，可沈信惠一心想回家。

老陈：“沈医生，您现在还回不了家！”

“为什么？”

“程子宜同志的查岗电话还没到。您要现在回去了，半夜还得跑一趟。”

老陈说得有道理，沈信惠可不想大半夜的再跑一趟，只好和老陈去看电影。

电影还没开始，沈信惠和老陈坐在影院的椅子上聊天。

“你们做导演的是不是经常和女演员接触啊？”沈信惠问道。

“就像你们外科医生和手术刀。”

沈信惠一撇嘴，“那不出事儿才怪！”

老陈反问：“医生和手术刀会出事儿吗？”

“如果医生和手术刀出事儿，就是大事儿。当然，不是你说的那种事儿。”

沈信惠的话音刚落，老陈的电话响了，果然是程子宜同志的查岗电话。

“嗯，是还没回家……和沈信惠同志……好！”老陈将手机交给沈信惠，低声说道，“我没说错吧！”

沈信惠瞅了一眼老陈，无奈地接过手机，“子宜！”

“老陈刚才说什么？什么没说错？”程子宜迫不及待地问道。

“你老公说，你肯定会打来电话监察他。”

“他知道就好，别想逃过我的法眼！”程子宜骄傲地说道，“信惠，你帮我把老陈盯住了，别让那狐狸精有机可乘！”

“子宜，我觉得你这样不正常！”

“你没和男人谈过恋爱，你不明白。”

“程子宜，你什么意思呀？我告诉你啊，你们家老陈把你背后说我的话全都交代了。”

沈信惠又瞅了一眼老陈。老陈站在一边，一脸被出卖的表情。

“我说得有错吗？不然，我能放心把老陈交给你看管嘛！”

“程子宜……”

还没等沈信惠说完，便被程子宜打断，“信惠，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帮我把老陈看管好。出了事儿，责任就是你的。”

“子宜，你真是不正常！”

程子宜毫不在乎地回应道：“我这才是正常表现，不能给男人太多自由。把老陈给我看住了，回国，我重重有赏。”

电影没看成，就这么被程子宜打断了。不过也好，沈信惠压根儿就没心情和闺蜜的老公一起看电影。

情人节之后，程子宜突然销声匿迹，沈信惠再也没有收到程子宜的电话。不用大半夜跑去老陈家查房，沈信惠终于松了口气。

会诊室里，沈信惠聚精会神地仔细查看大屏幕上的患者胸片。金佳楠走了进来，站在沈信惠的身边。

“程子宜同学怎么样了？好久没她消息了。”金佳楠问道。

沈信惠叹了口气，“程子宜同学两个多月没给我打电话了。”

“程同学终于肯放过你了！”

“两口子闹一会儿就得了，总不能闹一辈子。”

金佳楠转过脸，带着八卦的目光看着沈信惠，“她老公到底有没有外遇啊？”

“反正，没看见过。”

“那也应该有迹象吧，内衣内裤什么的。”

沈信惠无奈地看了一眼金佳楠，“我连洗衣机都没放过，什么都没有。”

“果然是导演，深藏不露啊。”

两人正讲话，医院的副院长李亦晨走了进来。

金佳楠说：“呦，李副院长，今儿你也来了。”

李亦晨站在大屏幕前，“纪委书记为工作倒在办公室了，必须得来啊！患者情况怎么样？”

沈信惠道：“隔瓣叶和后瓣叶下移，前瓣叶位置正常，右心室有两腔，出现心房化的右心室，手术已经安排好了。”

连续十几个小时的手术，沈信惠的两条腿开始肿胀。晚上回到家，她一头倒在床上，瞬间进入睡眠模式。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

沈信惠抄起手机，条件反射般地问道：“患者什么状况？”

“八十九号床患者突发腹部剧痛，MRI显示腹主动脉瘤已经破入腹腔，腔内大量积血。”电话果然是医院打来的。

沈信惠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突发病情。很快，她便出现在再希医院的抢救室。还没等沈信惠给患者做检查，体征监测仪就发出尖锐的警报声。

“患者血压极速下降，出现失血性休克。”值班的姜美娟喊道。

沈信惠道：“输注高渗盐水，补充血容量。立刻送患者去三号手术室，准备手术。今晚值班医生是谁？”

“金佳楠医生。”

“让金医生立刻去三号手术室。”

“金医生在另一台手术上。”

“通知金医生，患者需要做左侧开胸降主动脉阻断，让她十分钟之内必须到三号手术室，我需要她做开腹手术。”

手术室里，沈信惠接过十号手术刀，在患者左前外侧第六和第七肋骨间开胸。接着，她用手指压迫住降主动脉，控制住腹部出血。

“金医生怎么还没到？”沈信惠焦急地喊道。

就在姜美娟准备再次呼叫金佳楠时，手术室的门突然大开，金佳楠现身手术室。

“佳楠，立刻给患者开腹，阻断瘤体颈部近端腹主动脉，减轻脏器缺血。”沈信惠迫不及待地喊道。

凌晨三点，手术结束，窗外的城市依然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沈信惠疲惫地靠在医生休息室的沙发上，渐渐进入梦乡。突然，手机再次响起，沈信惠猛地抓起电话，“患者出现并发症？”

这次，电话里传来的是程子宜的声音，“信惠，我和老陈离婚了。”说完，程子宜在电话里开始大哭。

沈信惠平淡道：“子宜，既然已经离了，就别再想了。”

“等我拿到博士学位，回国，找老陈和那个不要脸的小三儿算账。信惠，找老公千万不能找像老陈这样的王八蛋。我就让这个王八蛋给骗了，男人都不是好人……”

从这天起，程子宜每晚必打电话给沈信惠，把老陈大骂一通。虽然辛苦，但沈信惠感到庆幸，至少这次程子宜没有跳楼的欲望，否则鞭长莫及。

又过了一段时间，程子宜不再骂老陈了。

“这事儿也不能都怪老陈，我当初就不该仓促结婚。时间加上距离，两个人的爱情就成了变数。”

程子宜说得没错。在时间和距离面前，再忠诚的爱情也成了最不可预测的变量，但更重要的是夫妻间的信任。没有了信任，即使近在咫尺，爱情也会悄然离开。不过，沈信惠在电话里没有说这些，她怕刺激程子宜。

随着时间的推移，程子宜打给沈信惠的电话越来越少，最后也没了消息。沈信惠猜想，程子宜是过了那个劲儿，习惯了离婚后的生活，或者遇到了新的爱情。

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祥和、是宁静、是酣睡，但对于抢救室里的医生来说，却是一场场生死之战。

再希医院一号抢救室里，沈信惠手持电极板，“加大剂量注射阿托品……准备第三次充电，360焦耳，电击！”

无论沈信惠如何努力，患者的心脏还是停止了跳动。今晚，这已经是沈信惠抢救的第三位心脏病突发患者，也是第三位在这间抢救室失去生命的患者。

沈信惠不是第一次面对死亡，可连续面对三位患者的逝去，悲伤的情绪还是占领了她的内心。回到值班室，坐在椅子上，沈信惠努力地让自己平静下来。

突然，办公室的门猛地被撞开，值班姜美娟闯了进来。

“沈……沈医生，第……第四位心脏病突发患者！”

姜美娟的慌张似乎预示着什么。此刻的沈信惠只能抛开胡思乱想的心绪，直奔一号抢救室。

冲进抢救室的一瞬间，沈信惠猛地愣在原地。病床上，不省人事的患者竟然是程子宜的前夫老陈。

“沈医生，这是患者的心电图。”

沈信惠从恍惚中惊醒，接过心电图，“患者Q波段和ST段抬高，立刻注射一剂量吗啡，准备PCI，增加心肌血流灌注，开通梗死相关血管。”

话音刚落，心脏监测仪突然发出心搏骤停的警报声，这种声音今晚在这间抢救室里就没有停止过。

沈信惠急道：“电击复跳！电击复跳！”

护士迅速递过电极板。

“充电第一次，200焦耳，电击！”

“电击无效！”

“充电300焦耳，准备，电击！”

“电击无效！”

“第三次360焦耳，准备，电击！”

在强有力的电流作用下，老陈的身体不停地剧烈颤抖。

“电击复跳无效！”护士绝望地看着一旁的沈信惠。

“立刻准备心内注射利多卡因。”

护士递过来九号穿刺针，沈信惠在第四肋间胸骨左缘一点五厘米处，毫不迟疑地将细长冰冷的针头刺穿老陈的胸腔，刺入心脏，利多卡因被渐渐推入停跳的心脏。

沈信惠拔出穿刺针，接过电极板，“充电360焦耳，准备，电击！”

东方的天空渐渐发白，整座城市笼罩在灰白色的朦胧之中。沈信惠走进ICU病房。此时，老陈已经恢复意识，微笑地看着站在床边的沈信惠。

“老陈，我知道你们导演和正常人走的不是一个时区。不过，以后一定要少熬夜，心脏病突发的死亡率最高。”

老陈笑了，“那说明你们医生的技术不过关！”

沈信惠无奈地摇了摇头，“心脏有事，那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生死之间也就几